



QING SHAO NIAN BI DU WEN XUE

青少年必读文学名著宝库

MINGZHUBAOKU

[英] 艾米莉·勃朗特 著 李继勇 编译

# 呼啸山庄

HUXIAOSHANZHUANG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QING SHAO NIAN BI DU WEN XUE

青少年必读文学名著宝库

MINGZHUBAOKU

[英] 艾米莉·勃朗特 著

# 呼啸山庄

HUXIAOSHANZHUANG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呼啸山庄/[英] 艾米莉·勃朗特 著. - 呼和浩特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2007. 4

(青少年必读文学名著宝库) 李继勇 编译

ISBN 978 - 7 - 204 - 08995 - 6

I. 呼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 - 英国 - 近代 - 缩写本  
IV. I561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44417 号

**书 名 青少年必读文学名著宝库**

---

**主 编** 李继勇

**责任编辑** 巴德日夫

**出版发行**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**地 址**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

**印 刷**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**经 销** 新华书店

**开 本** 850 × 1168 1/32

**字 数** 3500 千

**印 张** 200

**印 数** 5000 套

**版 次** 2007 年 4 月第 1 版

**印 次**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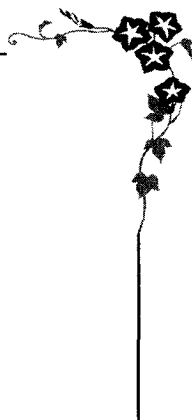
**书 号** ISBN 978 - 7 - 204 - 08995 - 6/I · 1822

**定 价** 700.00 元(全叁拾伍册)

---

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

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65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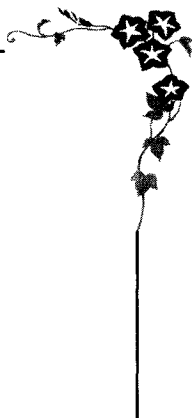
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.....  | 1   |
| 第二章 .....  | 4   |
| 第三章 .....  | 9   |
| 第四章 .....  | 15  |
| 第五章 .....  | 19  |
| 第六章 .....  | 22  |
| 第七章 .....  | 27  |
| 第八章 .....  | 35  |
| 第九章 .....  | 42  |
| 第十章 .....  | 52  |
| 第十一章 ..... | 62  |
| 第十二章 ..... | 69  |
| 第十三章 ..... | 76  |
| 第十四章 ..... | 84  |
| 第十五章 ..... | 89  |
| 第十六章 ..... | 96  |
| 第十七章 ..... | 99  |
| 第十八章 ..... | 109 |
| 第十九章 ..... | 116 |
| 第二十章 ..... | 120 |



|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|
| 第二十一章 | 127 |
| 第二十二章 | 141 |
| 第二十三章 | 145 |
| 第二十四章 | 152 |
| 第二十五章 | 159 |
| 第二十六章 | 161 |
| 第二十七章 | 165 |
| 第二十八章 | 175 |
| 第二十九章 | 181 |
| 第三十章  | 186 |
| 第三十一章 | 191 |
| 第三十二章 | 196 |
| 第三十三章 | 205 |
| 第三十四章 | 212 |



## 第一章

这个故事发生在 18 世纪的英格兰。

那是一个美丽而又偏僻的完全与世隔绝的小村庄。当时的我消极而厌世，所以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。

安顿好之后，我骑上马去拜访我的房东——希刺克厉夫先生。

“先生，我是您的新房客——洛克乌德。希望我租用画眉山庄没有给您添什么麻烦……”

“画眉山庄是我自己的，我不准任何人给我添麻烦！”他粗鲁地打断我的话，用一双猜疑的黑眼睛打量着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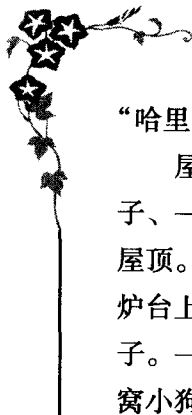
刹那间，我却对他有了一种亲切的感觉，这个比我更怪僻的人引起了我的兴趣。

他伸手把门链解开，领我走上石板路。来到院子里的时候，他高声喊道：“约瑟夫，牵走这匹马，再拿点酒来！”

约瑟夫是个老头儿，很健壮。他接过我的马时说：“请主保佑我们！”一双愤怒的眼睛盯着我。

希刺克厉夫先生住的这所房子叫“呼啸山庄”。它高高地矗立在一座山冈上。风把山庄里的树吹得过度倾斜，在墙角建筑师安上了防守石，而且把窄窄的窗户都深深地嵌在墙里。

房屋前面，有很多奇形怪状的雕刻。正门附近除了有些残破的怪兽和不知羞的小男孩以外，我还看见了“一五〇〇”和



“哈里顿·恩箫”的字样。

屋子里有一个很大的壁炉，在屋子的另一头，一叠叠白盘子、一些银壶和银杯一个大橡木橱柜上，一排排高高地直叠到屋顶。橱柜的一边是摆满了牛羊腿、火腿之类东西的架子。壁炉台上放着乱七八糟的老式的枪。白石铺成的地面，高背的椅子。一条好大的、猪肝色的母猎狗躺在橱柜下面的圆拱里，一窝小狗呜呜叫着围着它，还有一些别的狗在四处走动。

希刺克厉夫先生与他的住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这房子像是北方质朴的农民住的，可希刺克厉夫先生却像一个黑皮肤的吉普赛人，衣着风度却又像一位绅士。他身材挺拔，相貌漂亮，总是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。我对他充满同情，认为他的冷淡是因为厌恶矫揉造作。

我一向如此，我在海边遇到了一个美人，连傻子都看得出来我有多喜欢她。但是，当她对爱的作出回应时，我却冷若冰霜地退缩了。那可怜的孩子以为是自作多情了，非常窘迫，赶紧说服她母亲离开了。为此，我得了个冷酷无情的名声。多么冤枉啊，那种心情只有我自己才体会得出。

为了打发这一刻的沉默，我去抚弄那只母狗，它离开了那窝崽子，来到我的腿后面。

“别动那只狗！”希刺克厉夫怒吼着，跺一下脚向它发出警告，“它是不习惯被人抚摩的！”

接着，他又大叫：“约瑟夫！快来。”

约瑟夫在深深的酒窖里回应着，可是并不准备上来。因此他的主人就下地窖找他，把我自己留在了房间里。

我不想和狗打交道，就静坐着不动。不幸的是我忍不住向狗夫人挤了挤眼，作了个鬼脸。狗夫人一下子被我脸上的变化激怒了，它跳上了我的膝盖，我推开它，又拉过一张桌子做挡



箭牌。这举动激起了公愤，六只狗一齐向我扑来。我一边用火钳抵挡，一边大呼救命。

希刺克厉夫和他的仆人迈着不耐烦而懒散的脚步走上酒窖的台阶，并不因为我的呼救而加快一点点。幸亏一个女人从厨房冲出来，挥舞着一个煎锅，大声叫嚷着，才将这场风暴平息。

“见鬼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希刺克厉夫问我。

这种态度真让人无法接受。我说：“您把一位生客丢给一群老虎或许会更好呢！”

“对于不碰它们的人，它们是不会多事的。”他把桌子放回原处，把酒瓶放上去，又说：“好啦，让你受惊了，喝点酒吧。这屋子里基本没有客人。所以它们和我一样，都不知道该如何招呼客人。”

我觉得自己为一群狗的失礼生气有不值，便和他谈起了我租用的房子的优点、缺点等其他话题。和他相比，我感到自己是多么地擅长交际啊，这一发现让我感到惊奇。

## 第二章

我第二次是步行去的呼啸山庄。画眉山庄与呼啸山庄相隔四里路，当我到达希刺克厉夫的花园门口时，刚好躲过了一场今年初降的鹅毛大雪。

在那贫脊的山顶上，土地结成一层坚硬的黑冰，我被冷风吹得直发抖。我没弄开门链，就跳进花园，沿着石板路跑到屋前，敲门敲得手指头都麻了，也没人理我，只有狗的狂吠。

“该死的人家，”我心里说，“你如此怠慢客人，就该一辈子与人隔绝，哪有大白天还闭门呀。”我抓住门闩，使劲摇晃。

谷仓的圆窗里探出约瑟夫的脑袋：“你干嘛？主人在牛栏里，你要找他，从这个路口绕过去。”

“屋里没人吗？”我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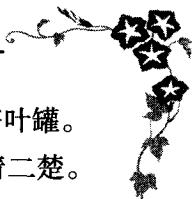
“除了太太没别人，就是折腾到夜里，她也不会开门。”

雪开始下大了，这时，一个没穿外衣扛着一个草把的年轻人在后面院子里出现了。他招呼我跟他走，穿过洗衣房、煤棚和鸽笼，我总算来到了上次被接待的地方。

我很高兴地看见了那位太太，她正坐在熊熊的炉火旁。我施视问候，以为她会让我坐下，可她却往椅背上一靠，一声不吭。

“坐下吧，”那年轻人没好气地说，“他就要来了。”

我坐下来，又向炉火凑了凑，说：“今天天气真糟糕。”



“你本来就不该出来!”她站起身,去拿壁炉台上的茶叶罐。

她原先背对着我,现在她的全身和相貌我都看得一清二楚。她苗条,有一张绝妙的脸蛋,淡黄色的卷发,松松地垂在细嫩的脖颈上。如果眼神和悦些,简直让人难以抗拒。

“是请你来喝茶的吗?”她问,拿出一匙茶叶要倒到茶壶里。

“没有,”我说,“但我很想喝杯茶。”

她收起了茶叶和茶杯,又在椅子坐下,生气地撅起了嘴唇,像个要哭的孩子。

同时,那年轻人将一件破旧的外衣穿上,用眼睛盯着我,好像我是他的仇人似。他究竟是这家里的什么人呢?乱七八糟的头发,像普通工人一样粗糙的手,显得毫无教养,可是,他态度随便,似乎还有点傲慢,又不像是仆人的样子。

五分钟以后,希刺克厉夫回来了。我故作高兴的样子说:“您瞧,先生,我来了,恐怕这鬼天气要困住我半个小时了。”

“半个小时?”他说,抖落衣服上的雪片,“你为什么偏要挑这么个大雪天出来闲逛,你不怕迷路或掉进沼泽地里吗?告诉你,这种天气起码要几天才会好转的。”

“请您的一位仆人给我带路吧?”我请求说。

“不,不能!”他坚定地说。

“你是该准备茶了?”那年轻人问那位年轻的太太。

“请他喝吗?”年轻的太太问希刺克厉夫。

“准备茶,行吗?”他的蛮横让我大为吃惊。

我们围着桌子喝茶,四下是一片严峻的沉默。

我想缓和这种气氛,说:“真不可思议,您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,却有幸福与您同在,一家人围着您,还有您可受的夫人……”

“我可爱的夫人,她在哪儿?”他插嘴说。



“我是说希刺克厉夫夫人，您的太太。”

“啊，是啊，你是说在她死了以后，她的灵魂还坚守在岗位上，卫护着呼啸山庄？”

我发现自己弄错了。

“这位希刺克厉夫太太是我的儿媳妇。”他掉过头，用一种憎恨的目光望着她。

“啊，我知道了，您才是这位天仙的占有者吧？”

比刚才还要糟，这年轻人紧握拳头，嘴里嘟哝着骂人的话，要和我动武。

希刺克厉夫先生说：“他不是我的儿子，我儿子死了。”

“我是哈里顿·恩箫。”年轻人吼着，“我劝你尊敬她！”一副庄严的神气。

喝完茶，我走到窗前去天气。一片悲惨的景象，黑夜提前降临，天空和大地混杂在一片茫茫白雪之中。

“我恐怕回不了家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”

没有人搭理我。

约瑟夫给狗送来一桶粥，扯着嗓子骂道：“别人都出去干活了，就你还站那儿闲着，说也没用，一辈子也改不了，就等死后到地狱，跟你妈一样。”

我以为他骂我呢，刚要冲过去，希刺克厉夫夫人说：“我警告你别惹我，否则我就请魔鬼把你勾去。”她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大黑书，“我已经很精通魔术了，那只大红牛不是偶然死的，你的风湿病也还不算是个应有的惩罚呢！”

这个小女巫一双美丽的眼睛写满恶毒，吓得约瑟夫直发抖，一边祷告，一边跑了。

我以为她仅仅是出于无聊而闹着玩的，所以当房子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，我请她帮我指出几个路标，让我知道回



家的路。

“顺着你来的路走回去好啦，”她回答，“很简单的办法，我能提供的惟一方法。”

我说：“如果过些天您听说我死在沼泽或雪坑里，你的良心不受谴责吗？”

“怎么会呢？我又无法送您，他们不准我走出花园围墙的。”

“我怎么可能请您送我呢，请您劝告希刺克厉夫先生给我派一个人带路吧。”

“派谁呢？只有他自己、恩萧、齐拉、约瑟夫和我，您要谁呢？”

“那我今晚非得住这儿了？”

“我这可没有招待客人的设备！”从厨房门口传来希刺克厉夫的喊声。

我的忍耐到极限了，极为愤慨地骂了一声，冲到院子里，匆忙中正与恩萧撞个满怀。

“我把他送到花园那儿去吧。”那年轻人说。

“你和他一起下地狱好了！”他的主人或是他的亲戚咒骂道，“那么谁看马呢？”

“一个人的生命总比一个晚上没人照应的马重要得多！”希刺克厉夫夫人说。

希刺克厉夫反攻了：“别来命令我，你如果在乎他，最好闭上嘴。”

“那我希望他的鬼魂缠绕着你，还希望希刺克厉夫先生再也找不着一个房客！”那小女巫狠狠地说。

约瑟夫正借着一盏提灯的光在挤牛奶，我抢过提灯来，冲向花园的一个边门。

这老头大喊道：“他抢跑了提灯，快，逮住他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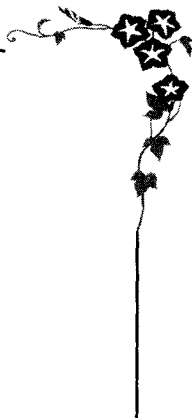


一开边门，扑过来两只狗，我被扑倒在地，提灯也扑灭了。希刺克厉夫和恩萧一起放声大笑。

我急疯了，语无伦次地说了许多恶毒的话，流了好多鼻血。

齐拉冲过来，大叫恩萧：“你们要在自家门口谋害人吗？你看这可怜的小子。”她说着话朝我泼来一桶冰凉的水，又把我拉进了厨房。

我难过极了，头昏脑涨，不得不在他家借宿了。齐拉安慰了我一番，便引我去睡了。



## 第三章

她领我上楼时，让我吹灭蜡烛，而且不要出声。她说主人不愿意让别人睡这间房。

我头昏脑涨，那还顾得了许多，插上门，就想找张床。可是房间里除了一把椅子，一个衣橱和一个大橡木箱没有别的了。那个大橡木箱很奇怪，靠近箱顶处有几处像是马车的窗子的方洞。

我走近细看，才发现这其实是个非常特别的卧榻。我推开嵌板的门，举着蜡烛进去，心里一下子觉得安稳了许多。

这像是一个小小的套间，它里面的一个窗台刚好充当桌子用。我在窗台上找到了几本发霉的书，窗台的油漆上刻满了同一个名字，凯瑟琳·恩箫，凯瑟琳·希刺克厉夫，跟着又是凯瑟琳·林惇。

我疲倦地闭上眼睛，可是还不足五分钟，亮得刺眼的字母就在眼前闪耀着，空中充满了凯瑟琳。我坐起来，打开那本发霉的书，放在膝上。那是一本圣经，扉页的白纸上写着：凯瑟琳·恩箫，她的书。还有一个日期，那已经是20年前了。

我合上它，又拿起另一本，直到我把这些书都翻看了一遍。凯瑟琳的藏书是经过选择的，每一本都被人反复地读过，而且上面写满了批注。在一本书的空白页上，我看见了一幅绝妙约瑟夫的漫画像，画得很粗糙，但笔法很有力。我顿时对这位凯



瑟琳充满了好奇，便开始辨认那些乱七八糟的字迹。

黑色的礼拜天，但愿我父亲还能再回来。辛德雷对希刺克厉夫太凶了，我和希刺克厉夫要反抗了。

今天是星期天，可我们无法去教堂，因为一整天都大雨滂沱。约瑟夫非要我们都到阁楼上去。辛德雷和他妻子在楼下舒舒服服地烤火，而我、希刺克厉夫都要拿着祈祷书，和那个乡下佬一起坐在阁楼上的粮食袋上，瑟瑟发抖。做礼拜整整延续了三个小时，约瑟夫不停地给我们讲道。当我们下楼的时候，我哥哥居然说：“怎么，这就完了？”

原来，只要别太吵，他还允许我们玩玩，现在，只要我们偷偷一笑，就得罚站墙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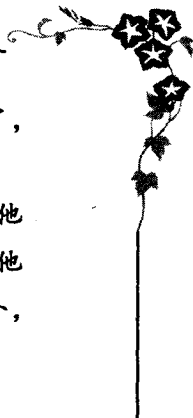
弗兰西斯坐在他丈夫的膝上，他们一天到晚不是接吻就是胡扯，我都为那种愚蠢的甜言蜜语都感到羞耻。我们藏在柜子的圆拱里，把餐巾结在一起当幕布，尽量把自己弄舒服。

约瑟夫有事进来，发现了我们，他嘎嘎大叫：“主人刚入土，还没过安息日呢，你们居然敢玩儿！”他强迫我们坐好，每人塞给我们一本没用的经文。我把这该死的书扔进了狗窝，希刺克厉夫也把他那本扔进了同一个地方。

“辛德雷少爷，快来呀！”约瑟夫大叫，“换了老爷定会抽他们一顿了，可惜他已经不在了！”

辛德雷从他的炉边天堂赶过来，把我们俩扔进了后厨房。

我摸到一本书和一个墨水瓶，把门打开一条缝，



借着亮光写字打发时光。我的同伴终于忍无可忍了，我们将挤牛奶女人的外套披上，跑到旷野里玩去了。

可怜的希刺克厉夫！辛德雷骂他是流氓，严禁他跟我们一起坐，一起吃了，还严禁他再跟我玩儿。他说，我们如果违背了禁令，就把希刺克厉夫降成奴仆，那是他应有的位置。

我困了，眼前的字渐渐地模糊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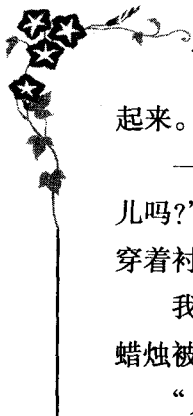
我开始做梦。

我梦见自己躺在那个橡木套间里，清晰地听到外面风雪交加的声音，枞树枝子不停地敲打着窗户。这太烦人了，于是，我起身，试着去将那窗子打开。窗钩是焊在钩环里的，这我在没睡的时候就看见了，在梦里又忘了。“无论如何，我一定得止住这声音不可！”我用拳头打穿了玻璃，伸出胳膊去抓那扰人的树枝。我的手却碰到了一只小手的手指头，冰冷冰冷的。一阵恐惧向我袭来，我极力缩回胳膊，可那只手却抓住我不放，一个女孩哭泣着：“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，我是凯瑟琳，在旷野中迷了路。”我看见一张模糊不清的女孩的脸。

恐惧使我狠心，我发现怎么甩也甩不开她，就拉过她的手腕，在那个破了的玻璃上来回擦，直到她的鲜血沾湿了床单。可她还是不撒手。

我说：“你若想进来，就先松开手。”手指松开了，我急忙收回手臂，用一堆书把那个破洞挡住了。

那悲惨的声音继续哀叫着。“走开！”我喊道，“你就是求我20年，我也不会让你回来！”“已经20年了，”那声音哭着说，“我已经流浪了20年了。”外面响起了刮擦声，那堆书也开始挪动。我想跳起来，可四肢却无法挪动，于是，我在惊骇中大叫



起来。

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来到我的房门口，轻轻地问：“有人在这儿吗？”我坐在床上哆嗦着，擦着额头的冷汗，看见希刺克厉夫穿着衬衣裤，手里拿着一支蜡烛，脸色苍白地站在那儿。

我推开木门，那“嘎”地一声使他像触了电一样，手中的蜡烛被扔出去几丈远，而且激动得拾都拾不起来。

“只是你的客人在这儿而已，希刺克厉夫先生，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，很抱歉打扰了你。”

“上帝会惩罚你的，洛克乌德先生！”他把蜡烛放在椅子上，因为他没法拿稳它，“谁让你到这间屋子里的？”他把指甲掐进手心，磨着牙齿，以便制止自己的颤动。

“是你的佣人齐拉，你撵她走，我也不管。她活该，她没准儿是想让我验证一下这屋里闹鬼吧，对，是闹鬼，满屋子的妖魔鬼怪！”我急急忙忙地穿衣服。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，既然你已经在这儿，就躺下，睡完这一夜，可是，不要发出那么可怕的叫声了，除非有人正掐断你的脖子。”

“如果那个小妖精进来，她可能会掐死我的。”我回答，“那个凯瑟琳·林惇，或者凯瑟琳·恩箫，不管她姓什么吧，一定是一个恶毒的小灵魂，她说她在外流浪了20年，真是罪有应得啊！”

希刺克厉夫蛮性大作：“你，怎么敢在我家里？……”我立刻想起那书上写的希刺克厉夫与凯瑟琳之间的联系，马上闭上嘴巴。

希刺克厉夫慢慢地往床后靠，最后坐在后面将自己隐藏起来了，我听到了他那杂乱的呼吸声，我猜想他在拼命抑制住过分的感情。